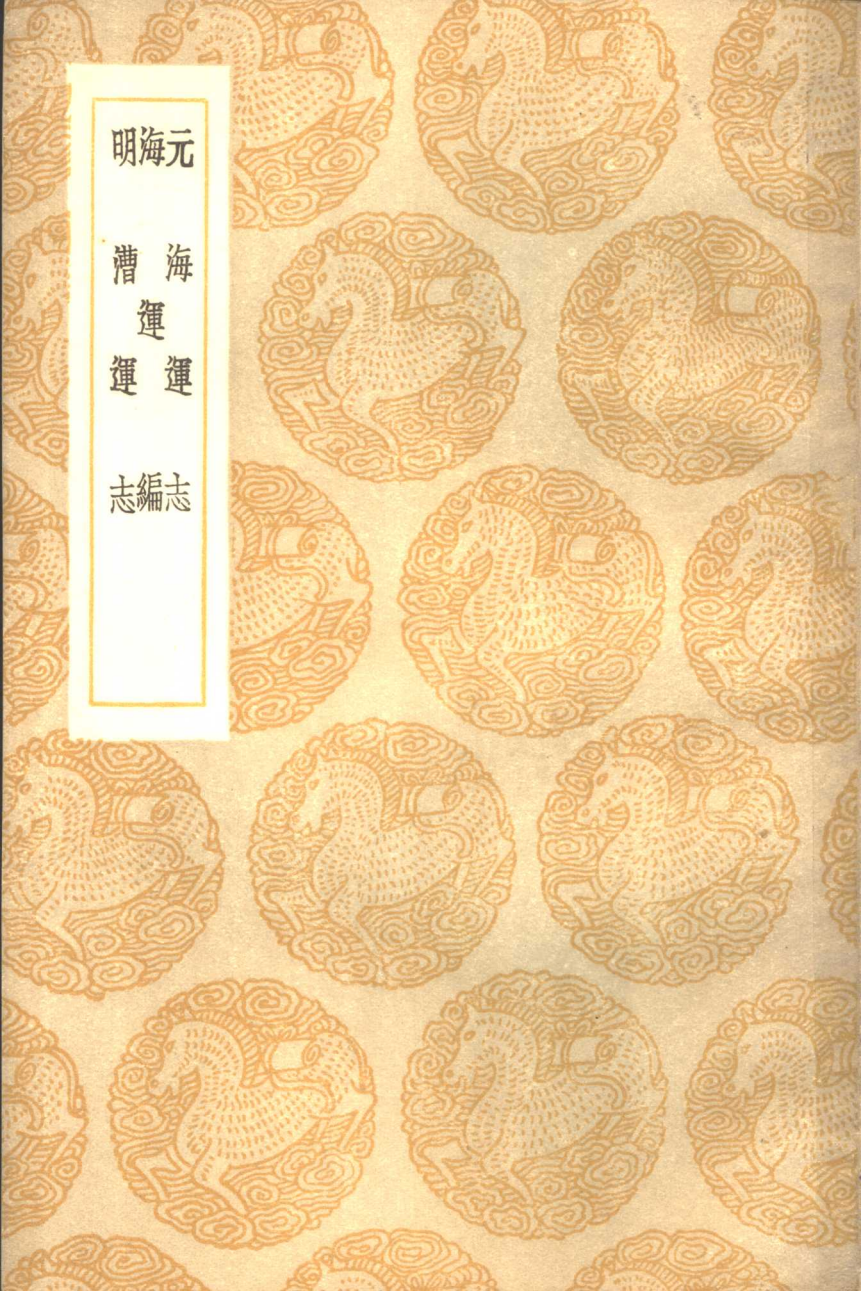


元海明

海漕
運運

志編志





元 海 運 志

本館據學海類編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元海運志

元 臨川危 素太樸撰

元都于燕。去江南極遠。而百司庶府之繁。衛士編民之衆。無不仰給於江南。自丞相伯顏獻海運之言。而江南之糧。分爲春夏二運。蓋至於京師者。一歲多至三百萬餘石。民無輓輸之勞。國有儲蓄之富。豈非一代之良法歟。初伯顏平江南時。嘗命張瑄、朱清等。以宋庫藏圖籍。自崇明州從海道載入京師。而運糧則自浙西涉江入淮。由黃河逆水至中灤。旱站陸運至淇門。入御河以達于京。後又開濟州泗河。自淮至新開河。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入海。因海口沙壅。又從東阿旱站運至臨清。入御河。又開膠萊河道。通海。勞費不貲。卒無成効。至元十九年。伯顏追憶海道載宋圖籍之事。以爲海運可行。於是請于朝廷。命上海總管羅璧、朱清、張瑄等。造平底海船六十艘。運糧四萬六千餘石。從海道至京師。然剋行海洋。沿山求嶼。風信失時。明年始至直沽。時朝廷未知其利。是年十二月。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二。仍各置分司。以督綱運。每歲令江淮漕運司運糧至中灤。京畿漕運司自中灤運至大都。二十年。又用王積翁議。令阿入赤等。廣開新河。然新河候潮以入。船多損壞。民亦苦之。而忙兀觴言海運之舟。悉皆至焉。於是罷新開河。頗事海運。立萬戶府二。以朱清爲中萬戶。張瑄爲千戶。忙兀觴爲萬戶。府達魯花赤未幾。又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于楊州平灤兩處運糧。命三省造船二千艘。於濟州河運糧。猶未專於海道也。二十四年。始立行泉府司。專掌海運。增置萬戶。浙二總爲四府。是年遂罷東平河運糧。二十五年。內外分置漕運司二。其在外者于

河西務置司。領接運海道糧事。二十八年。又用朱清、張瑄之請。併四府爲都漕運萬戶府。二。止令清、瑄。二人掌之。其屬有千戶百戶等官。分爲各翼。以督歲運。至大四年。遣官至江浙議海運事。時江東甯國、池、饒、建康等處運糧。率令海船從揚子江逆流而上。江水湍急。又多石磯。走沙漲淺。糧船俱壞。歲歲有之。又湖廣、江西之糧。運至真州。泊入海船。船大底小。亦非江中所宜。於是嘉興、松江秋糧。并江淮、江浙財賦。府歲辦糧充運。海漕之利。蓋至是博矣。初海運之道。自平江劉家港入海。經揚州、通州、海門縣黃連沙頭。萬里長灘。開洋沿山嶼而行。抵淮安路鹽城縣。歷西海州、海甯府、東海縣、密州、膠州界。放靈山洋。投東北路。多淺沙。行月餘。始抵成山。計其水程。自上海至楊村馬頭。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。至元二十九年。朱清等言。其路陰惡。復開生道。自劉家港開深至樁腳沙。轉沙嘴。至三沙洋子江。過匾擔沙大洪。又過萬里長灘。放大洋。至青水洋。又經黑水洋。至成山。過劉島。至之罘。沙門二島。放萊州大洋。抵界河口。其道差爲徑直。明年千戶殷明略。又開新道。從劉家港入海。至崇明州三沙放洋。向東行。入黑水大洋。取成山轉西。至劉家島。又至登州沙門島。於萊州大洋入界河。當舟行風信有時。自浙西至京師。不過旬日而已。視前二道爲最便云。然風濤不測。糧船漂溺者。無歲無之。閒亦有船壞而棄其米者。至元二十三年。始責償於運官。人船俱溺者乃免。然視河漕之費。則其所得蓋多矣。

附錄

元自世祖用伯顏之言。歲漕東南粟。由海道以給京師。始自至元二十年。至于天歷。至順。由四萬石以上。

增而爲三百萬以上。歷至元後。歲運之數。漸不如舊。至正元年。益以河南之粟。通計江南三省所運。止得二百八十萬石。二年。又令江浙行省及中正院財賦總管府。撥賜謁八寺觀之糧。盡數起運。僅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。元史食貨志。

朱張海餉。自三山大洋徑至燕京。且言自古所未嘗行。此道昉自今始。然杜少陵出塞詩云。漁陽豪俠地。擊鼓吹笙竽。雲帆轉遼海。粳稻來東吳。越羅與楚練。照耀輿臺軀。又昔游詩云。幽燕夙用武。供給亦勞哉。吳門持粟帛。汎海凌蓬萊。然則自昔燕地皆海運。非始于今矣。浩然齋視聽抄。

海漕運米南土。給餉京師。內置漕運使司。暨萬戶府于京畿。外立都漕運萬戶府于吳會。歲運米三百五十萬石。北抵直沽。漕運萬戶之在內者。部署其官。數往翼舟航。交受所運。達之京倉。朝廷又選官接臨交護。名曰接運。柳待制集。

世祖定都于燕。合四方萬國之衆。仰食于燕。以中吳水所聚也。故建漕府。萬艘如雲。畢集海濱之劉家港。于是省臣漕臣。齋戒卜吉于天妃靈慈宮。卜既協吉。仍率其屬鳴金鼓。以統漕。建纛置牙。莫敢復先。每歲春夏運糧。舟將抵直沽。卽分都漕運官出接運。中書省復遣才幹重臣。從至海濡交卸。石以數百萬計。而較計至于合勺顆粒。疇不得虧。盈不得溢。是亦難矣。玩齋集。

元海運自朱清。張瑄始。歲運江淮米三百餘萬石。以給元京。四五月南風至。起運。得便風。十數日卽抵直沽交卸。朝廷以二人之功。立海運萬戶府以官之。賜鈔印聽其自印。鈔色比官造加黑。印朱加紅。草木子。

朱清、張瑄者，海上亡命也。久爲盜魁，出沒險阻，若風與鬼，劫略商販，人甚苦之。至元二十一年，伯顏建議海運，乃招二人授以金符千戶，押運糧三萬五千石，仍立海道萬戶府三，以清、瑄與羅璧爲萬戶，轄千戶百戶，所領虎符、金牌、素銀牌，船大者不過千石，小者三百石。自劉家港出楊子江，盤轉黃連沙嘴，月餘始至淮口，過膠州、牢山一路，至延真島，望北行，轉成山西行，到九皋島、劉公島、沙門島，放萊州大洋，收界河。兩月餘，抵直沽，實爲繁重。至元二十六年，增糧八十萬石。二月開洋，四月直沽交卸，五月還，復運夏糧。至八月回，一歲兩運，是時船小人多恐懼。至元二十七年，朱萬戶請長興、李福四押運，自楊子江開洋，落潮東北行，離長灘至白水，綠水，經黑水大洋，北望延真島，轉成山西行，入沙門，開萊州大洋，進界河，不過一月，或半月，至直沽，漕運利便，是歲加朱爲浙江省參政，張爲浙江鹽運司都運。如是者二十餘年。大德七年，詔兩浙上戶自造船，與腳價十一兩五錢，分撥春夏二運。延祐以來，各造海船，大者八九千，小者二千餘石，歲運三百六十萬石。京師稱便，迤南番貢亦通。蓋自上海至直沽內楊村馬頭，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，不出月餘可以達，省費不貲。若長樂港出福州，經崇明以北，又自古未有之利也。我朝洪武三十年，猶倣其制，歲運七十萬石，以給遼東。至永樂間，通會河成，始不復講。廣輿圖。

按海運之法，自秦已有之，而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，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。用之以足國，則始于元焉。考元史論海運有云：民無輓輸之勞，國有儲蓄之富。又云：海運視河運之數，所得益多。故終元之世，海運不廢。作元史者，皆國初史臣，生長勝國，習見海運之利，所言非無徵者。我朝洪武三十年，海運糧七

十萬石。給遼東軍餉。永樂初。海運糧七十萬石至北京。至十三年。會通河通利。始罷海運。竊以爲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。曰陸。曰河。曰海。河漕視陸運之費。省什三四。海運視陸運之費。省什七八。今漕河通利。歲運充積。固無資于海運也。然會通一河。辟則人之咽喉。一日食不下咽。卽有死亡之禍。請于未事之先。而爲意外之慮。尋元人海運之故道。別通海運一路。以與河漕並行。江西、湖廣、江東之粟。照舊河運。而以浙東西瀕海一帶。由海道運。使人習知海道。一旦漕渠少有滯塞。此不來而彼來。亦思患預防之先計也。夫海運之利。以其放洋。而其險也。亦以其放洋。欲免放洋之害。宜預遣習知海道者。訪問傍海居民。漁戶。竈丁。逐一次第踏視。有無泊舟港汊。沙石多寡。洲渚遠近。委曲爲之設法。圖畫具本。以爲傍海通運之法。是亦良便。且元史備載海運歲至之數。所失不過百分之三四。竊恐今日河運之糧。所失不止此數。況海運無剝淺之費。無挨次之守。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。可以制伏朝鮮、安南、邊海之人。誠萬世之利也。大學

衍義補